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 程季华主编

他从青弋江畔来



钱筱璋传

王一岩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他从青弋江畔来

钱筱璋传

王一岩/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从青弋江畔来: 钱筱璋传/王一岩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 1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

ISBN 978 - 7 - 106 - 02406 - 2

I. 他… II. 王… III. 钱筱璋 (1918 ~ 1991) —传记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2549 号

责任编辑: 曹 茜

装帧设计: 赵子航

责任校对: 杨 萍

责任印制: 刘继海

他从青弋江畔来——钱筱璋传

王一岩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2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3.5 插页/4 字数/22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2406 - 2/K · 0076

定 价 35.00 元

出版前言

2005 年是中国电影诞生 100 周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电影走过了艰苦卓绝而又辉煌灿烂的路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电影艺术家。他们与历史相伴,无论是在清末民初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还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年代里,他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克服各种困难,拍摄了众多的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毫无疑问,追寻他们的艺术足迹,描绘他们的多彩人生,展现他们的宽阔胸怀,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电影的研究工作,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在庆祝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编纂了《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并授权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的首批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首批图书,选择约 20 余位电影家为对象,包括从事编剧、导演、表演、摄影、事业管理等工作的电影家。通过对于他们流金岁月的回顾、生活历程的展示,描述他们的人生阅历,记录他们为中国电影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可以对一些重要的电影历史进行过滤和补正,增加电影研究史料的积累,达到以史鉴今之功效。

首批图书以每人一部著作的形式,总计出版约 20 余本。作者将在对传主深入采访以及搜集补充相关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

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传主的演艺生涯、政治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进行往事的梳理和不脱离事实范围的文学描写。因此,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又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既有个人传记的纵向特点,又不完全拘泥于琐碎细节,而注意展示所述重要作品、重大事件横切面的宽阔历史背景;既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又大胆进行具有一定想象力的文字发挥。

首批图书中的各本著作,本着形式多样的原则,根据传主的情况和意愿,在口述实录、自传和普通传记等多种传记形式中,确定不同的体例。

在酝酿首批图书的传主人选时,优先考虑从未出过传记者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突出反映电影艺术创作中主要部门的著名电影家的成就,更是整套丛书的出发点、着眼点。由于传主各自的情况不同,相对应著作的文字与图片数量也将有所不同。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是一项长期选题,也是一项民族电影学术工程,今后在适当的时机,还将陆续出版丛书的其他电影家传记图书。

《中国电影家传记丛书》编委会

2005年6月

目 录

62		夫重如山,正
62		流主歸國
72		安我封向
08		神爆
48		夫重如山
48		困遠步安世,大
80		困遠步安世,大
85		《魯戰南》
85		食虽亦丰,可似自
82		出版前言 1
88		一、苦难的童年 1
88		生不逢时 1
10		忧患童年 5
26		二、跨进电影圈 10
40		到上海去 10
80		进电影厂 14
501		学徒生活 16
401		学习剪接 17
801		三、剪接师 22
111		独立担纲 22
051		明星二厂 27
051		《十字街头》 31
851		《马路天使》 33
621		四、投身抗战 37
061		抗战爆发 37
011		结伴远行 40
141		武汉,武汉 42
021		加入中国共产党 44
801		在“中制”的日子 47

五、山城重庆	53
周副主席	53
向往延安	57
白色恐怖	60
撤离重庆	64
六、延安电影团	68
加入延安电影团	68
《南泥湾》	73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78
七、两千里征途	83
迎接胜利	83
告别延安	86
进入张家口	88
折向西满	91
抚顺会师	95
八、奠基人民电影事业	98
向长春进发	98
接管伪“满映”	102
艰巨的搬迁工作	104
奠基鹤岗	108
电影艺术与电影事业两个方面的才华	111
九、开拓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	120
转战北平	120
在北平电影制片厂	126
为了新中国的新闻纪录电影事业	134
十、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140
中央新影成立	140
最初的三年	144
挂帅十年	150
“文革”岁月	166

十一、为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鞠躬尽瘁	171
重返岗位	171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175
承前启后	179
鞠躬尽瘁	191
钱筱璋简历	203
后记	207

一、苦难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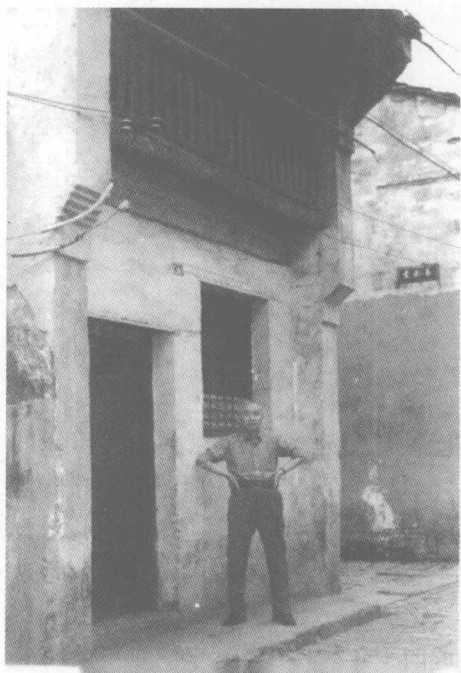
生不逢时

1918年,正是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七个年头,虽然这个以共和为旗帜的国家已宣布了以西方通用的公元纪年,但是普天下煌煌百姓还是固守着老祖宗留下的皇历。这一年正是农历戊午年,进入腊月,安徽省的芜湖,平日已然繁忙的青弋江码头,此时格外喧闹拥挤。商船、客船,大米、食盐、日杂货物在这青弋江码头上往来穿梭。

青弋江码头的喧闹已经持续了将近四十年。1879年,李鸿章奏请将直接影响国计民生的江南米市,由江苏镇江的七浩口转移到芜湖,得到朝廷的批准。紧接着李鸿章又派人前往当时已具规模的镇江七浩口米市游说米商,允诺以优厚条件来芜湖开市。于是,刚刚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口岸城市芜湖,就成为了苏皖地区首屈一指的米粮集散地。以农为本的中国人



横贯芜湖市的青弋江,在中江塔下与长江汇合(钱筱璋摄)



1918年2月5日钱筱璋出生在这座小楼里，
1988年他重返芜湖时在老屋前留影

是跟着粮食走的，所谓“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在南方，更具体地说就是跟着大米走的，米市带来了芜湖商业的繁荣，也带来了城市的人气。芜湖城渐渐地成为了这一地区经济繁荣的代名词，而每到佳节年关，更显出它的富甲一方和举足轻重。

青弋江码头上的纷乱一直蔓延到芜湖城的大街小巷，喧闹中透着喜庆和欢快。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芜湖城里家家户户都忙着祭灶。

城西一条清僻小街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钟表修理店的招牌在寒风中微微颤抖着。这一天，钟表店的门板早早地就上上了，老板钱聚礼在里间的灶台前草草地给灶王爷祭了些年糕、瓜果，说了几句好话，就慌忙来到待产妻子的床边。看着腹部高高隆起的妻子，一向机敏的钱聚礼一时手足无措。

妻子钱陈氏这已经是第三胎了。按说这位船户的女儿从小风来雨往，长的虽说不上美丽，可身体一直是健硕的，只是嫁到钱家后，贫寒的生活不仅夺走了她的青春颜色，更让她在每日为衣食劳作和盘算中耗尽了活力。眼看着第三个孩子就要出生了，钱陈氏病弱的身躯似乎再也无法承受生产的痛苦，她呻吟着，凄厉中更显出一份孱弱。

丈夫钱聚礼，说是钟表修理店的老板，其实全店上下只他一人，老板是他，伙计还是他。原先凭着他从大哥那儿学来的修理钟表的手艺养家糊口还算过得去，但这些年的兵荒马乱，小小的钟表修理店生意日渐清淡不说，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使得他入不敷出，生活一日比一日窘困。眼下妻子又要生产了，作丈夫的非但没有喜悦，暗地里还添了一份忧愁：家里又多一张嘴，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钱陈氏在灶王爷上天的那天晚上整整煎熬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清晨

1918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一个小生命落地了。是个男婴,也是钱家第二个男孩儿。这个男孩儿就是日后在中国电影界颇具影响的事业家钱筱璋。

但是,这时的钱筱璋还不叫钱筱璋,他叫钱德麟,还是一个在父亲怀中哭喊的婴儿。

钱聚礼怀抱着这个小生命还未来得及与妻子分享添丁的欢乐,就发现经过一夜痛苦挣扎的妻子已经生命垂危,而怀中弱小的婴儿也奄奄一息。情急之下,钱聚礼想到了算命先生。

芜湖虽是个通商码头,但在二十世纪初,科学的进步还未给这里——尤其是贫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影响。外国传教士并非没有把西方的医学带入芜湖,离钱家不远的弋矶山脚下就有一所美国传教士办的弋矶山医院,但那洁白如雪的医院并不是贫民能去的地方,普通百姓一旦生病多半还是依靠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钱聚礼家同样没有钱去请洋医生,但由于母子病情严重,烧香拜佛未见成效,只好请来了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紧裹着分不清是黑还是蓝的棉袍,头上的毡帽把耳朵也裹得严严实实的,双手袖在棉袍里吸着凉气。进了门,他并不在病危的母子身上多看上一眼,只把烤火的竹制手笼从宽大的袖管里取出,慢条斯理地要了母子的生辰八字,又问孩子是否已取了名。

钱聚礼捧上一碗热茶,忙说:“刚给他取的名,他是德字辈的,叫德麟。”

“钱德麟。”算命先生嘟囔着伸开细长的手指,念念有词地推算起来。钱聚礼一双眼睛始终围着先生转,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宣判。算命先生终于停止了繁复的掐算,缓缓地睁开双眼:

“这个小孩的生辰不好啊,与他亲娘的八字相克,是个天生的克星,冲犯他亲娘的命呀!”

钱聚礼一听急了,说:“那,那怎么办呀?先生您快说怎么办呀!”

“你是要大人?还是要小孩?”算命先生不急不慌地用嘴吹开杯中漂浮的茶叶末,轻轻地吮了一口。

“我都要,大人也要,小孩也要!”

“母子不能两全!”算命先生的语气坚决,“要小孩,这大人的命就不能保;要保大人的性命,这个小孩一定要离开这个家门!”

算命先生的话在钱聚礼心中炸响了一声惊雷,在他的生活经验中,算命先生就是神灵在人世的化身,从他嘴里出来的话如同真理般千真万确。他记得妻子娘家有个二表哥,接连生了两个孩子都夭折了,当时算命先生就

说,他的前两胎是不祥的鬼胎,第三胎也不能要,必须死,才能保住以后生的能够活下来。为了将来能有子嗣,这个二表兄竟然亲手用菜刀砍死了自己的刚刚落地的孩子。当然,后来这位二表兄家终于还是有了活下来的孩子。而在钱聚礼看来,眼前的事确实是孩子一落地,孩子的娘就大病缠身,生命垂危。钱聚礼对算命先生的推断五体投地,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他生命中的两个最亲的人无法共存,只能留下一个。

可是要在两条生命中做选择,钱聚礼完全不知所措。刚刚出生的孩子离开亲娘,怎么活?而妻子是一家的主妇,还有两个年幼的儿女要靠她抚养,没有她,这个家还能存在吗?钱聚礼在一连串的问题中踌躇徘徊,无法决断。然而,床上两条生命都在死亡的边缘,老天爷不让他继续犹豫了。于是,他狠下一条心,决定把初生的儿子送出家门。

可是,这刚出生的小生命能往哪里送呢?如果送到洋人教堂的育婴堂,已经奄奄一息的孩子明摆着只有死路一条。这时,芜湖城外花津桥一户开豆腐坊的人家得知了消息,说,是个男孩子,他们愿意收养。万般无奈中,钱聚礼把自己的孩子钱德麟送给了人家。

说来也怪,小德麟离开了亲娘,居然一日好似一日,渐渐地会吃会喝也会笑了。而德麟的亲娘钱陈氏也脱离了危险,能够下地扫地做饭了。

多年以后,钱筱璋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这倒不是那个算命先生算得灵验,其实我母亲和我的病并不是不治之症,只不过是当时那些所谓‘算命如神’者危言耸听,愚弄我父母无知,才造成了这个不幸的悲剧。”

钱德麟到了别人家就不能再叫钱德麟了。这家姓张,虽不是大门大户,却也一门整整齐齐五兄弟。只可惜兄弟五个居然没有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子嗣。小德麟的到来简直让张家上下喜出望外。于是,一家人聚拢在一起,共同为这个刚刚到来的小生命取个新名字。姓自然是姓张,名呢?这从天而降的家业继承人简直就是张家五兄弟一起捡到的一块闪亮的金子。就叫“五金子”吧,不知五兄弟中谁这样说了一句,立刻得到一致认可,于是,“五金子”就成了小德麟的新名字。

张五金得到了养母的精心呵护和宠爱,不知是每日里吃的豆浆豆腐的营养格外丰富,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一个病孩子渐渐地长出了新牙,渐渐地会叫人,会说话了。张家人都以能得到这块宝贝“金子”为快乐。

然而,命运之神似乎不愿看到这个小生命太平平,无论他的名字叫钱德麟,还是张五金,厄运总是缠着他,与他闹别扭。

水灾是纠缠着芜湖百姓的恶魔,年年必闹。水灾过后各种传染疾病接

踵而来。1920年,也就是五金子两岁多的这一年,每年都要发生的传染病突然放过了青壮年人和老人,只在黄口小儿中蔓延。家家户户都紧盯着自家的孩子,可那被称作瘟疫的恶魔却也同样紧盯着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幼童。有人家的孩子病死了,有人家的孩子被卷在草席里掩埋了,还有人家夜夜传来母亲凄厉的哀号……

五金子的养母惊慌失措,她终日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她的五金子。可是神灵似乎并不想满足她的愿望,庙里的“神算公”告诉她,张家注定无子,这个领来的五金子即便躲过眼下这一难,以后也在劫难逃。人不跟命争,留着五金子说不定还会给张家带来什么不测。

养母害怕了,她是信命的,也是认命的,她收拾了五金子所有的衣物、所有的用品,和作为母亲所有的爱,让丈夫把五金子送回了芜湖城的钱家。两年多的抚养,近千个日夜的哺育,她实在割舍不下她的五金子。但是,她要她的五金子活着,她要她的五金子将来生龙活虎地长大成人。

五金子的养父——张家的长子,大步流星地向城里走着。他肩上的担子一头是小孩的衣物,一头是他的五金子。五金子并不知道从此就要离开他的娘了,一路上还在不断地问着:“城里有什么呀?”

城里有什么? 城里有五金子的亲娘!

忧患童年

五金子回到了亲娘身边,又成为了钱德麟。亲娘紧紧地搂着他哭个不停,五金子发现这个娘身上没有原先那个娘身上的豆子的清香,他有点不自在,但在这个娘怀里却有着一一种让他说不清的亲近。可是五金子依然不明白他怎么就成了“德麟”了? 爹娘怎么就变模样了? 而且,怎么又多了一个哥一个姐?

“德麟”想得明白也罢,想不明白也罢,总之,他回到了自己的家,每日三餐从此就在自己家的餐桌上了。自己家的餐桌不一样,没有了他习以为常的豆腐,更多的是青菜、腌肉,德麟觉得新鲜、喜



母亲钱陈氏

欢，每顿饭都能吃上一大碗。娘见德麟喜欢她做的饭菜自然高兴，一个劲儿让他多吃。可爹总是咳嗽，常常吃几口饭就放下碗筷上床休息去了。

小德麟喜欢这个家，喜欢天天和哥哥姐姐在一起玩耍。哥哥姐姐经常带着他到十里长街去看热闹。从乡下回来的小德麟还未见过如此喧闹的阵势，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胡开文墨店、张恒春药店、赵云生剪刀店……一个个响亮的字号，器宇轩昂地在十里长街上一字排开。长街上也有钟表店，可小德麟还是喜欢自家的钟表修理店。

自家的钟表修理店门面很小，也很低，不很气派，但墙上悬挂的、桌上摆放的、玻璃罩里的，都是爹爹修理好和正在修理的各式钟表。爹好像长在修表台前一样，每天从早到晚都坐在店里，用一只眼睛夹着放大镜，一丝不苟地修理钟表。小德麟喜欢看爹爹修表，可爹爹总让他跟哥哥去玩，怕他弄坏了东西。小德麟有点怕爹爹，尤其是爹爹生气时就会剧烈咳嗽，喘作一团，这让小德麟格外地恐惧。

小德麟的爹钱聚礼是个谨小慎微的人，用芜湖话说就是“连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头”的老实人。小本生意经不起折腾，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芜湖是皖系军阀的地盘，有枪就是草头王，地面上最惹不起的就是兵老爷。钱聚礼的小店也经常有兵老爷来光顾，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各式手表都拿来修理，钱聚礼又怎敢怠慢。每次兵老爷来，钱聚礼往往要陪上工夫、陪上零件，还要加倍地陪上小心。他们走时，一般都不给钱，钱聚礼不仅不敢吭一声，还要陪着笑脸把他们送出店门。小德麟不知为什么兵老爷如此欺负人，只是听爹爹说我们小百姓惹不起他们，于是，小德麟的眼睛里多了一份忧郁。

一天夜里，小德麟一家已经睡下了，突然，一阵密集的枪声划破芜湖城夜空的宁静。德麟娘钱陈氏一骨碌起来，披起衣服，又把三个孩子一把拽了起来。小德麟懵懵懂懂地被吓醒了，见爹往楼上跑，也紧随其后。原来，驻扎在城隍庙里的一支军阀武装哗变了，他们荷枪实弹冲上街头，明火执仗洗劫商家店铺。一时间全城上下火光冲天，哭喊声一片。

芜湖人已经有过很多次教训，知道一旦兵变，遭殃的必定是百姓，而妇女往往是兵痞实施兽行的对象。钱陈氏害怕兵痞冲进家门，可又无处藏身，慌乱之中没命似地从后楼窗口钻了出去。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她摸索着爬过一道山墙，趴在了邻居家的瓦房顶上。夜晚的露水蒙在瓦片上，湿漉漉而溜滑，她的一双小脚使不上力，只好凭着双手扒着屋脊，才不至于滑落下去。钱陈氏趴在瓦房顶上瑟瑟发抖，小德麟和钱聚礼则在楼顶上把窗户打

开一道缝,偷偷往外看。

对面估衣店的大门被几个当兵的几脚就踹开了,一会儿工夫就见他们大包小包地出门,嘴里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钱聚礼紧拉着儿子的手,他担心这帮兵痞来砸门,店里顾客送来修理的钟表要是被他们抢去,小本买卖可怎么赔得起呀?!也许是钟表店的门面小,没有引起兵痞们的注意,钱聚礼一家终于免遭劫难。可是整整一夜,钱聚礼一家都不敢睡下,在恐惧中挨到了天亮。多年以后,小德麟长大成人,还对这天晚上的经历记忆犹新,20世纪30年代他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芜湖《民国日报》的副刊《涟漪》上。

1925年,国民政府正式迁都南京,共和的旗帜日渐鲜明。然而,军阀混战的局面在中国这片饱经战乱的国土上却愈演愈烈。时局动荡,社会混乱,钱聚礼的钟表修理店已经很长时间门前冷落了。这时小德麟六岁了,他已经不大在店里玩耍,每天他都要到私塾先生那里读书。

先生是位老学究,严厉却不像别的先生那样凶狠,每天他只是让几个学生背诵些《百家姓》、《三字经》什么的,有时也翻出《论语》来让他们背诵。小德麟每日里只是摇头晃脑地跟着先生背书,嘴里念念有词,可背的是什么一概不知,难免倦怠。好在他生性安静,先生让背的他几乎都能背下来,一年下来,先生的板子还从未落到他的手心上。

德麟的父亲钱聚礼是个崇尚新学的人,虽然他自己没有读过几天书,可他还是想把儿子送进新式学堂。德麟八岁这一年,按芜湖当地的习惯是可以进新式小学校了,钱聚礼就带他向私塾先生道了别,进了一家私立的商会小学校。

芜湖是个受洋务运动影响很大的地方,早在1905年就有了新式学堂,只是学堂的学费相对贵些,许多贫民的孩子还是不得门而入。但到了德麟上学的时候,芜湖的新式学堂多了起来,像他这样家庭的孩子也可以入学了。

“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一天,小德麟正在教室里上课,就听得十里长街那边传来响亮的歌声,孩子们坐不住了,一个跟着一个悄悄从后门溜出了教室,最后连老师也忍不住跑到长街上看热闹。

北伐军开进了芜湖城。小学校里放了羊,德麟和一帮小同学整日就追着北伐军的队伍跑。北伐军的口号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往日芜湖城里耀武扬威的土豪劣绅被北伐军押解着游街示众,老百姓的革命热情也被激发了出来。

北伐军歌响彻全城,大人小孩都跟着唱,小德麟和同学们也天天唱着歌,肩上扛着根木棍子,学着北伐军的样做游戏。孩子们不懂什么叫“列强”,什么叫“军阀”,更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但是,小德麟只觉得革命的日子是欢快的,欢快的革命是个好东西。

然而,北伐的号角很快销声匿迹,革命的风暴过去了,芜湖城的生活又归于平淡,小德麟又背起书包上学去了。

钱聚礼把儿子送进了学校,却常常没有钱缴学费。德麟在学校学习成绩还不错,可是因为他是班上惟一缴不起学费、做不起校服的穷学生,难免让他感到自卑。小德麟的个性越发地内向了。

钱聚礼不是不想给德麟缴学费,实在是他自己患上了当时被称做“痨病”的肺结核。当时的医疗条件,要治疗痨病只有找西医,可是高昂的治疗费不是贫民阶层的人能够承担的。得了痨病常常就是宣判了死刑。患上痨病的钱聚礼不仅没钱治病,还影响了店里的生意,收入一天比一天少,一家人的生活也每况愈下。

家境的窘困让德麟早早地就懂事了,放学回家,看到爹不停地咳嗽,娘总在暗自垂泪,他就静悄悄地自己读书做功课,他知道爹娘对他的期望,也知道只有现在用功读书,长大后才能帮家里多挣钱,摆脱贫困。

1931年,德麟十三岁,这一年他上小学六年级。眼看着再有一些日子就要毕业了,一天,他正在教室里上课,家里托人来叫他赶紧回家。德麟向老师告了假,急忙往家赶,他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德麟一进家门就被拉到爹的床前,钱聚礼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他向德麟伸了伸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钱陈氏哀号着为丈夫擦拭嘴角、胸前和枕上的血迹。

钱聚礼终于没有说出他想说的话,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他撒手人寰。

钱聚礼走了,钱家的顶梁柱倒了。钱陈氏搂着三个孩子哭天抢地,终于也病倒了。

在为父亲举行的简易的葬礼上,德麟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再回到学校了,家里不仅没有钱供他上学,还需要他回来帮助病弱的母亲。从此,钱德麟结束了他的求学生涯。

父亲不在了,钟表修理店的生意难以为继,只好关张。德麟在家整整待了一个冬天,每日里帮着母亲做些家事。母亲是小脚,外出的跑腿事全由他包了。稍有闲暇,他就找来一些在年轻人中间流传的书刊,比如《湘江评论》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什么的。他喜欢读这些书,觉得其中许多

话都是自己想说而说不明白的。

很快，冬天过去了，有些人已经脱下了棉袍，正是“二八月，乱穿衣”的时候，一天，钱陈氏让德麟到街上去剃个头，回来又给他换上一身干净衣服，让他跟着舅舅出一趟门。

德麟跟在舅舅身后从城西走到江边，在一排米行的招牌里找到了一个门脸，舅舅二人见到了老板。

“是来学徒的？”老板问道，舅舅事先已经托人向老板说了情。

“是，请老板好好调教这孩子。”舅舅陪着笑脸。

老板看了看德麟瘦小的身子，皱了皱眉头，也没说什么，就让人来书写了学徒文书。双方在文书上画了押，德麟就留在这家米行当了学徒。这一年德麟刚满十四岁。

在米行当学徒，没有工钱，但吃饱饭是不成问题的，只是每天的劳动强度一点不亚于青弋江码头上的装卸工。作为学徒，德麟每天清早即起，忙着服侍老板洗漱，倒尿盆、扫地、整理房间，然后匆匆吃上一口早点，便赶到码头去了。

码头上进出货船多，装卸货物也多，家家米行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装卸点。德麟学徒的这家米行生意兴隆，每天进出粮食的量自不待说。德麟在码头上照料卖粮户的粮食装卸，风雨无阻，不敢有丝毫差错。无论装货卸货，他都跑前跑后地张罗，不仅要看着从船上往下搬，还要负责安排往哪里卸，一天下来口干舌燥，两条腿都要断了。这还不算，德麟最怕的就是到碾米厂，那里机声隆隆，糠粉飞扬，呛得人睁不开眼、张不了嘴。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过了半年多，德麟越来越觉得难以忍受，他看不出这份职业能有什么前途，他产生了要离开的念头。这年秋天，德麟向老板告了假，永远地离开了这家米行，也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芜湖，他想到上海去闯天下。